

我支持楊安澤競選紐約市長的四條理由

為什麼我支持楊安澤競選紐約市長

首先在美國民選政治的框架下,族群的力量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國由於最早是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建國,因此美國的英裔移民長期處於絕對優勢,佔全部人口 40%,因此,英國人長期把持着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語言。近代,隨着各大移民潮,英裔人口已經被排擠到第三位,第一位是德裔,第二位是愛爾蘭裔,分別佔美國總人口的 15%左右,這形成了 2016 年和 2021 年大選都是德裔與愛爾蘭裔爭奪天下的局面。



那麼,美國亞裔有多少呢?根據聯邦人口普查局發佈的最新數據,美國亞裔總人口已達 2140 萬,而華裔以 5081682 人居首(包括了 193642 的台胞)。這 508 萬華人在美國的居住很有規律,集中在加州、紐約和大都會城市。紐約市區人口 850 萬,華人 100 多萬,也就是每八個人中就有一個華人。

因此我支持全美華人精英國會議員林建中先生所提出的全美華人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支持楊安澤競選紐約市長。我們華人有共同的祖先、傳統、文化、生活習俗與語言,我們華人團結,才能帶動亞裔團結,共同追求我們亞裔在美國的地位與福祉。

第二,人生而平等,每一個具備資格的美國公民,通過受教育,正常參政途徑,都可以成為美國總統,成為一個代表美國的人。這是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對每個族裔的人給予的莊嚴承諾。但是,在美國三百多年的發展歷史過程中,在美國的社會現實中,卻至今仍然是一個白人種族至上的世界。華人在美國政界一直是沒有存在感並被忽視和打壓的。2020 年 6 月 28 日楊安澤作為第一位華人總統候選人參加總統辯論,但是他只得到了加起來不到三分鐘的講話機會,所有觀看直播的人都看到了白人主持人是怎樣公開不公地剝奪楊的話語權;在包括 MSNBC、CNN 在內的媒體公佈民調領先候選人排行時,楊安澤的名字直接被無視,從排行中消失,而支持率低於他的部分候選人卻在列內。

美國有兩個著名的小島,一個是位於紐約灣的埃利斯島(Ellis Island),美國的移民管理局曾經坐落在那裏,從 1892 年至 1954 年的 62 年間,高達 1200 萬歐洲移民經埃利斯島進入美國,比鄰的自由女神像由法國贈予,就是歐洲移民在美國獲得自由的象徵。而在加州舊金山灣還有另一個小島-天使島,卻是華人移民美國

夢斷的地方,由於 1882 年的排華法案,數以萬計的華人在這裏被關押和遣返。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以國家法令的形式對一個種族的公然歧視排斥和迫害,而且其影響延續至今,這也是今天美國仇視排斥亞裔的由來。楊安澤首次作為華人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給了華裔美國人極大的鼓勵。因此我也支持他轉戰紐約市長選舉。當紐約的自由女神像也張開雙臂歡迎華人時,那將是美國民主自由人人平等這個佈道的終于落實之日。

第三,華人在美國參政並成為領導者可以把美國建設得更富裕文明和美好。

為什麼東方的城市越來越繁華而富有,美國的城市卻日漸破敗和蕭條呢?從歷史上看,60 年代由於黑人民權運動高漲,白人中產階層紛紛逃到富裕的郊區,而把城市留給了貧窮的黑人和西裔,這是美國城市大多治安很差遍布貧民窟的原因。這次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紐約等美國城市的中產階層繼續向郊區流失。紐約會不會成為一個像底特律那樣的鬼城呢?讓人擔心。當白人或出于原罪放棄他們的責任,或已黔驢技窮,美國華人,承載着東西方兩種文明並融合貫通的人應該站出來承擔領導的責任,帶領美國人民走向繁榮富裕。2018 年《善良的天使》在紐約首映式我去參加,這部紀錄片描寫在美國西部一個偏僻小鎮因為中國公司的到來,下層生活的人們重新找到了工作,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一對中美兩國戀人也相親相愛。導演柯文斯先生說,追求物質生活的富足是中美兩國人民共同的期望。這也是當我看到《無依之地》在中國被禁演後,第一時間想寫一篇《“無依之地”等不來“善良天使”》的文章。

據統計華裔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顯高於美國平均水平。在 25 歲以上人群中,華裔獲得本科學歷的佔 25.9%,碩士或以上學歷佔 25.7%,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超過 50%;而美國全國人口中具有本科學歷的只有 17.4%,碩士以上學歷僅有 10.1%,接受高等教育比例不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們華人在美國常常在學業和工作中表現出色,也常常能貢獻出最合理與科學的 idea,但卻長期因為華人謙虛的性格和受美國種族主義歧視,華人的聰明才智無法充分發揮,也無法為美國的繁榮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紐約作為國際著名金融和經濟大都會目前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振興經濟,因此我支持企業家出身的楊安澤出來競選紐約市長,楊安澤有華人的一切優點,聰明勤奮,高學歷,也有長期建設美國的計劃和情懷,並敢於出來爭奪話語權。如果他能以融匯東西方的智慧讓紐約作為世界金融旅遊大都會重放異彩,這種良好創新模式將帶動美國其他城市包括全美國的再次繁榮和振興。美國的經濟振興了,也才能夠為更多的人提供就業和福利,貧困人口的生活才有保證。受儒家文明燭陶的華人成為領導者,會對不同文明更兼容並蓄,會對不同種族更公正,樂於

分享和幫助弱勢。

第四,華人參政讓儒家文明進入美國將帶動美國全體人民身心體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並且減少不必要的福利開支。

全民基本收入是楊安澤競選總統時從人性至上,仁道為先的角度提出的一條最重要的競選綱領,在一次對楊安澤夫婦的訪談中,他談到這個全民基本收入的 idea 是出于他的太太,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孩子有自閉症,他的太太要在家照顧孩子。如果美國人有全民基本收入這樣像他太太一樣的婦女也就可以有生活保障。

當我讀美國民權史,有一段介紹印象深刻,當第一對白人夫婦終於爭取到了離婚的自由,第一對黑人夫婦走進教堂結婚,獲得了憲法對婚姻的保護。這種白人和黑人錯亂的婚姻民權史讓美國現在能夠在原生父母照顧下長大的孩子越來越少。一個孩子在出生後如果沒有得到家庭尤其是親生母親的照顧是很容易出現問題的,這也是美國人口出生率很低,需要大量引進移民並且人口素質越來越下降的原因。我最近剛剛聽到一個退伍軍人講的悲慘故事,他的大兒子現在在美軍海外當兵,但小兒子出生後因為他和妻子鬧離婚,所以孩子送到寄養家庭,寄養家庭嫌孩子哭鬧,給孩子喂了太多 benadryl 讓孩子入睡,結果孩子死了。

不同于小動物生下來就可以獨立謀生,人類的孩子剛出生時,大腦只有成人的 1/4,兩歲



時達到 1/2,三歲時達到 3/4,5 歲上學時才基本接近成人。所以現在眾多如自閉症等沒有功能性損害的精神病症都是和一個孩子出生後沒有得到很好照顧相關的。很多人都看過《自閉歷程》Temple Grandin(2010),這個片子根據自幼患有自閉症的美國動物科學家、畜牧學博士——天寶·葛蘭汀的個人自傳改編而成。我記憶很深的一段是天寶四歲時她媽媽發現她有異常,帶她去看醫生,醫生告訴她媽媽天寶是自閉症,問她媽媽孩子三歲前是怎樣被照顧的。她的母親不肯回憶那一段,當時她在哈佛忙於學業工作。事實上,目前美國對自閉兒童的診斷最早是從三歲開始,這時候的干預已經晚了,因為被疏忽照顧而造成的兒童大腦性傷害已經是不可逆的了。



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父母都忙於工作,沒人和他說話,給他讀書,他的大腦就發育小;而富裕家庭,母親在家有時間照顧孩子,跟孩子說話,給孩子讀書,帶孩子去圖書館和各種教育場所,孩子的語言就發展的好。體現在上學時的詞彙量上,據數據統計,貧困家庭的孩子只有 3000,而富裕家庭的孩子最高達到 2 萬。一般中值是 8000-14000。上學前的詞彙量決定了上學後成績的好壞。

因此楊安澤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比民主黨所提出的針對窮人和殘疾人的福利救濟更積極正面,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是有利於不同階層的婦女,讓她們可以在適齡期安心生育,並在孩子幼小時給予孩子更好的照顧和教育,給家庭和社會培養身心健康並文明智能的下一代。

楊安澤認為隨着高科技的發展,美國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缺乏勞動動力,而是人性社會的問題,作為一名語言教育學家我深以為然。

幼有所養,婦有所歸,重視家庭和教育是東方儒家的傳統。因此我相信楊安澤參政當選紐約市長也會把儒家文明帶入美國,真正地幫助美國改善目前人口素質落後的問題。拜登總統目前所提出的大基建計劃就包括對人的教育部分,並有意把美國兒童從五歲開始的 k 教育提早到 3 歲。3 歲是一個孩子社會性的開始,因此這個提案是有其科學性的。如果能把一個孩子 0-3 歲的家庭性也考慮進去,這個提案将更加完美。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華人智商高只是美國對華人的刻板印象,不同種族各有所長,但人性化的社會

是每一個種族的人都需要的,讓每一個孩子都生下來就能得到良好的照顧和教育,成長為身心健康的國家公民是每一個族裔的人都迫切需要的。

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東面山牆頂端,雕刻着三個代表人類文明的人物:孔子,摩西和盧梭,設計者解說到:法律作為文明的要素,是從以前的文明繼承和衍生的。”公正,是自由的守護者。”

Give me liberty! 爭取自由是美國作為人類第一個民主國家的立國之本,現在美國人民爭取自由的路僅僅完成了三分之二,加入儒家文明並且華人參政的美國才能真正完成全部自由的追求與達成。送交者:了三

推動性工作合法化的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法拉盛的中國移民女性引發的,尤其是在一名 38 歲的法拉盛按摩店工作人員楊松(音譯),在警方的襲擊中跳樓身亡後。楊安澤把這個問題作為他的市長綱領的一部分,呼籲紐約市將性工作合法化。

“對大多數人來說,楊安澤不像一個左派或右派的人。”30 多歲的電影人威廉·萊克斯·哈姆(William Lex Ham)說。“他是一個具有前瞻思維的人”。

住在皇后區的印度裔美國人社區組織者約翰·艾伯特(John Albert)則認為,“政治家他們是空想家,生活在自己的盒子里。”

當被問及對他的政策缺乏深度的批評時,楊安澤回答說,“我認為他們可以放心,隨着我瞭解到更多社區發生的事情,我只想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我一直在學習很多東西,我也很高興能將這些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到政策中去,為紐約人提供幫助。”

代表唐人街和曼哈頓下城的進步民主黨議員牛玉蓮(Yuh-Line Niou),曾為紐約州的電動自行車立法而奮鬥,她表示,“迫切”希望看到更多亞裔美國人擔任領導職務,“我希望能支持一位亞裔美國人競選市長嗎?是的,我希望。當然,我也會,”她說,“如果他是最佳人選的話。”



楊安澤提議:開賭場重振經濟 性工作合法化

曼哈頓開賭場以解決財政危機?

紐約市長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提出了在紐約市開設賭場的想法,以便讓那些對疫情感到警惕和不願旅遊的遊客回到紐約。

“那個賭場會瘋賺很多錢。”楊安澤說,“如果紐約市能夠落實這些措施並加以利用,那將是經濟復甦的引擎之一。”

位於紐約州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名勝世界卡茨基爾(Resorts World Catskills)是該州四家賭場中離紐約市最近的一家。

這個概念並不新鮮。幾十年來,賭場開發商一直在尋求利用紐約市市場的機會,他們把重點放在曼哈頓人口稠密、通常遊客很多的地區,他們認為那里是美國博彩業的聖地。他們認為紐約市是美國東北部僅存的不飽和博彩市場之一。

靠譜嗎?“興建賭場可能是最不謹慎的政策”

有一種觀點認為,令人瞠目結舌的賭場牌照可能會帶來巨大的一次性意外收穫,並創造一些就業機會,賭場的收入也可以避免在教育與醫療保健方面進行各種痛苦的削減。

每張新的賭場牌照對紐約州來說都是一筆財富,每張牌照的售價可能至少為 5 億美元。

2023 年之後,州府可以頒發三張新的牌照。楊安澤的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增加三家紐約賭場將“加速就業機會和幫助旅遊業回歸”,並援引賭場遊說者提供的數據顯示,他們將額外產生 15 億美元的牌照費,每年帶來 9 億美元的收入。目前,位於皇后區的拉西諾名勝世界(Resorts World racino)每年的收入約為 3 億美元。

這位發言人說:“我們需要採取上述所有策略,讓我們的城市回歸往日光彩,我們現在就需要这么做。”

但是,看看全州和全國彙編的數據就會發現,即使把社會成本放在一邊,博彩也不是一種

可靠的盈利方式,無法為州政府帶來大量持續的資金。

露西·達達揚(Lucy Dadayan)是城市研究所-布魯金斯稅收政策中心(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的高級研究員,她曾發表過幾份關於博彩的研究報告。

達達揚說:“隨着疫情的蔓延,我們看到了人們在個人活動有限的時代消費服務的方式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變化。目前在紐約市興建賭場可能是最不謹慎的政策。”

根據紐約州審計長湯姆·迪納波利(Tom DiNapoli)最近的一份報告,在 2020 財年,紐約州所有類型的博彩為紐約州帶來了接近 37 億美元的稅收收入,比美國任何其他州都多。

其中 25 億美元,來自其他任何地方購買到的彩票。諸如賽馬一類的視頻博彩創造了 9.44 億美元。只有 5.1%來自北部四家有撲克、賭博機和老虎機商業賭場,創造了 1.88 億美元。

迪納波利在報告中寫道:“政府從四家新賭場獲得的收入,遠不及賭場開發商在向博彩委員會(Gaming Commission)申請執照時做出的預測。”

把錢花在賭場上的都是什麼人?